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贈序類三

古文辭類纂卷之十四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處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北極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子亦以子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偏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閒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子。子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羸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子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

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踴躍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成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論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

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益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益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虔實在位羣后德讓又

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閒。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

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古文彙編卷三十四
方靈皋送王箚林南歸序

余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箚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嘗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澱。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澱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瞋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母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嗜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爲。夫能爲眾

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眾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閒。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曠。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阬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

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潘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

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兩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兩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兩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高深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迺築。其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洳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

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原注雄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棊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滸灑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

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為顯官，不足為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悖天。有能為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原注淋漓道宏歌
公學史記之文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席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充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
誅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謀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
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
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
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
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
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
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
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以相約者以已字通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惻然
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
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
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
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五
三
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庫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縵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腹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解意衍使字言與爲鄰國是以相卹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金帛繡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

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愴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

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眈。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棄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鸞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

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墜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

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二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

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詔令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視視，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卷三十八

竊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肅公年三十五行狀何妃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汨亂矣竊按何論太拘昌黎業以董公卽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同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同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

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遷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宋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宋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宋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

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

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邲，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濬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

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古文選集卷之三十一
三
手饒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息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饒以嬉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息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

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更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爾緒。蚤織爾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烏虜。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助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

聞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題版員外
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

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眾。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槨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

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惶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

參政徐霽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
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
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
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
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
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卬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鞏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
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
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
郎潘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探丈圍以上桫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
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
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
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
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
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

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疑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岷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

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蹠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

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贖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一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

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閒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潞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閒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閒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閒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

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幫廁牖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婦其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中婢從草閒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芟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照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

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爲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爲不在班孟堅伯嗜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恆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咯咯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費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

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鬻履，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

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干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平痛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

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書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閒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殮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

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暵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閏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姍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頰曰我等豈真知弈

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噍噍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廡。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原注爲出邨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癯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

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卽墳傍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原注摹寫極真質而不俚直過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

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原注眞氣淋
滴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附。

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靚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鬢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

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
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
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
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
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
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
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倅見卒見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終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燿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英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二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

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疊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邈兮互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

萬世。序亦用韻部
琅邪刻石體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鑿，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根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
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
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遂連彘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
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脣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
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旣
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
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縑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
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飡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
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
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

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茅順甫云：頌文淋滴縱橫，並合繩斧。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

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巖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驅。旗纛麾飛。揚掩藹。鏡鼓嘯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鱉。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

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

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桷赤白。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眈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鏡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寔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始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
我悲候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候
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
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稭稭充羨兮蛇蛟結蟻我民報
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
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
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
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
其人不得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
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勸躬燾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
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
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
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退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

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臺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尙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尙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尙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檣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卽宜以諏

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廷陟堂進室親登遵鉏肩膈胎骸其尊玄
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
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
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
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
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
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
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
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
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
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尙書諱承趾字某烏氏自
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尙書管平盧

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
領所部兵塞其道漚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
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
復叛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
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
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
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
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
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
平土有迫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
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

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方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

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睿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劄於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措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噓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

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良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邊囁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榘長平鑿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毗汧川還大脯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括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鏐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齷其姦狙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

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臧。旣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

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
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
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
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
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
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
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
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
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
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
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
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
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

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
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
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
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頓之罪旣貰不竟宜因賜寬
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
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
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
不俸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
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
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
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
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蔕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

敢有謹嘍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窮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

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眾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

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

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費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

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依次紀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

體但出韓公手自然簡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

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翁，翁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

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亥。

宅

茅順甫云
隋才逸興